

# 必须有一个新世界

张思武

1915年，劳伦斯的代表作《虹》问世，奠定了他作为现代主义作家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两年前刚刚创作了继承英国19世纪小说传统的杰作《儿子与情人》的劳伦斯，在其代表作中一反传统的艺术形式，深入主人翁的内心世界，描写他们的感情生活，通过他们所经历的爱情婚姻磨难，反映现代人面临工业文明洪流而感到困惑、痛苦以及苦苦追求自我完美和自我实现时的心灵冲突，因而在《虹》的思想内容方面也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意识。这部“20世纪的第一部伟大小说”<sup>①</sup>以英国乡村布兰温家三代为主人公，但它绝不是一部英国式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读者在《虹》中看不到所熟悉的那种小说形式：劳伦斯以大家气魄超越了家族兴衰的框架，有意识地淡化布兰温家族的衍变过程，有意识地疏远布兰温三代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然而，三代血肉之躯的个别经历却生动地体现了生命的连续性，而使三代人的个别经历融为一体的就是他们各自对遥远、未知、神秘的召唤的响应，这种响应在小说中表现为三代人对自我完美自我实现的执著追求。一代一代布兰温人的追求深刻地揭示了生命的本能力量，但是，由于他们分别处于英国社会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他们在各自的追求中所遇到的困难、所表现的勇气、所得到的结果就会出现很大的差异。他们的经历告诉读者：由于工业文明的挤压、腐蚀、曲扭，社会沉沦，个人颓废，旧世界已经不行了。面对严峻的现实，现代人如何实现自我、完美自我，这是布兰温人的探索，也是小说《虹》的主题。

## 一

三代布兰温人各自的经历中都出现过彩虹，这彩虹象征着他们反抗命运的结果。汤姆的彩虹还蕴含着两性之间的动态平衡，即两性在苦苦追求和谐完美的同时拼命挣扎保持各自的个性。劳伦斯试图通过调整两性关系，找到一个克服现代文明腐蚀的途径。他用前工业化英国乡村安谧宁静、隽美和谐的生活画面，告诉读者，这种动态平衡是在社会工业化之后变为必要的。在早期的布兰温农庄，“妇女是依靠，是保护”，“男人依赖妇女以求得稳定”（R53）。男人在充实繁忙的农庄发挥生命活力，实现自我；妇女作为男人的灵魂的看护者，作为一切道德、行为问题的权威，在情意融融的农舍发挥生命活力，实现自我。两性之间的美满关系在这里表现为静态平衡。静态平衡渐变为动态平衡，是因为社会变迁，农庄生活受到工业化进程中的外部世界的影响。作者不是从政治、经济方面，而是从精神、心理方面，来描写工业化对布兰温人的影响。布兰温人惊恐地发现工业化“入侵”已逼近自己的家门：运河掘通，筑起高高的堤岸；煤矿开采，竖起座座井架；铁路延伸，传来尖锐刺耳的

汽笛声。工业化“入侵”把他们给“闹懵”了，使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陌生人”。原来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庄生活格局过时了，汤姆这一代必须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格局。劳伦斯笔下的汤姆情感独特、直觉细腻、感官发达。他对陌生的工业化现象感到困惑迷惘，对迫在眉睫的社会变迁感到惶惶不安。在他们眼里，莉迪娅是个神秘的世界。莉迪娅的特异陌生的气质强烈地吸引着他，使他那由于工业化入侵而感到失落的心灵得到一点安慰，满足了他对遥远、未知、神秘的向往。“他是虚无的。但是和她在一起，他将是在实的。……她将使他充实完美”（R76）。如果在早期农庄，他们本来会很容易实现美满婚姻的，因为他们的结合使身处异乡窘境的莉迪娅得到了安全、庇护和爱情，帮助浮躁、空虚、迷茫的汤姆从新的角度去了解自己。现在，汤姆和莉迪娅必须建立一种与静态平衡迥然不同的新型关系。汤姆婚后很长一段时期时常感到茫然、困惑、恐惧、恼怒，不断与妻子发生强烈的感情冲突。这也是作者自己婚后一段时期的真实写照<sup>②</sup>。作者认为，这种感情冲突是健康的、积极的、有生命力的。夫妻双方都不以占有对方、制服对方为目的，而是在结合为一体的同时努力保持各自的独立存在。

她等待着他的拥抱，而不是卑躬曲膝的伺候。她需要他的积极参与，而不是驯服的屈从。（R132）汤姆也逐渐采取大度、宽容的态度，她是什么“就让她是什么，他要保持他的自我”。（R110）。在适应变迁中的世界的努力中，通过感情冲突，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格局，体现了作者的理想追求。“他们终于为对方敞开了各自的大门”，“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R133）。他们的冲突帮助他们由相互排斥到相互容纳，帮助他们在双方的特异之间保持平衡，最终实现了完美的结合。“一个崭新的世界已经被发现”，他们在这完美的结合中“美化、升腾”（R133）。

汤姆和莉迪娅的完美婚姻给马什农庄带来了和谐安宁，使他们这一代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与工业化入侵对峙，抵制工业文明的影响。他们过着和睦融洽、自给自足、离群索居的生活。

马什农庄的生活确实是自由舒畅的。在那里用不着为金钱而烦恼，没有卑鄙讨厌的高低贵贱，也用不着在乎别人怎么想，……（R138）

他们是一个古怪的家庭，有自己的法规，与世隔绝、孤立，是座落在无形的边界中的一个“小共和国”。……对世界的一般价值标准、社会准则毫不在乎。（R140—41）

劳伦斯在这里歌颂了第一代布兰温人的完美。他让汤姆和莉迪娅各自成为对方实现自我的条件，但都不“无条件的依赖”对方；各自保持独立存在，同时又承认对方的独立存在。当然，汤姆和莉迪娅的完美结合所产生的“新世界”是理想化的、不现实的世界。从这个“对世界的一般价值标准、社会标准则毫不在乎”的过于自信的“小共和国”中，读者可以窥见作者自己的乌托邦梦想，可以感到作者设计的拉拉尼姆（Rananim）的那种孤立排他、自给自足<sup>③</sup>。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劳伦斯对这个新世界并不十分有把握，说它是“古怪”的。他对这个新世界也不十分满意，让它与前工业化社会的马什农庄比较起来显得大为逊色。汤姆的农庄没有了以前那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自然已被工业文明破坏了，这里只是一个封闭、狭隘的小天地里的和睦融洽。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汤姆的农庄在工业化进程中曾经有过一些生命力的话，那么，在工业文明确立以后，这个自给自足的世界就再也抵挡不住工业文明的洪流的冲击。在《马什农庄和大洪水》一章中，农庄和大洪水分别象征着两种对抗力

量。作者让洪水淹没了农庄，而汤姆恰恰是在赶回农庄、回到他和莉迪娅的“小共和国”以后，才被洪水淹死的。这里的寓意十分清楚：汤姆和莉迪娅的完美是相对的，动态平衡的作用是有限的，他们的“新世界”并不是大洪灾中的诺亚方舟。汤姆，年轻一代眼中的“强大力量和强壮生命力的形象”（R294），他的死亡宣告与工业文明对峙的时代结束，工业文明的影响将渗透到以后几代布兰温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 二

汤姆以后的布兰温人，不论他们如何挣扎、搏斗、探索、追求，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随着安娜和威尔的结合，布兰温人从马什农庄进入了柯斯瑟村庄，但是柯斯瑟只是抽象地存在，小说的描述仍然集中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感情生活。安娜和威尔之间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搏斗，他们的婚姻生活中无休止地交替着刻骨憎恨、暂时和解和淫欲满足。劳伦斯通过安娜和威尔的教训，揭示了现代人的问题的症结，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两性之间那种征服、占有、支配对方的欲望。他以此从反面说明了，面临工业文明的现实，调整两性关系的必要和重要。威尔来自工业化世界，作者用“鸷”的形象来描绘他，表现他抢夺、征服、占有的内在特性和强烈欲望。

他凶猛地扑向她，就鸷一样袭击她，占有她。此刻他身上的神秘感消失殆尽，她是他的目标和对象，他的捕获物。（R203）

劳伦斯把威尔的这种特性和欲望表现得淋漓尽致，突出了他们的感情冲突与汤姆和莉迪娅的感情冲突的本质区别。汤姆一代努力保持自己的独立存在，同时承认对方的独立存在，从而实现和谐完美。威尔却希望安娜“成为他的一部分，成为他的意志的外延”（R210），认为安娜的权利就是按他的要求去做。按照他的主张，安娜是不可以保持自我，不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存在的。威尔坚持“一家之主”的地位，“企图驾驶他们共同生活的航船”，“想作为由无数家庭船只组成的巨大社会舰队中的一个船长”（R214），安娜则必须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劳伦斯在这里用“家庭船只”和“社会舰队”把威尔的征服占有欲与整个工业化社会联系起来。这个社会无视人的生命活力，把人当作物而征服占有，他对此一贯深恶痛绝。他籍安娜之口嘲笑道：“这是一个可笑的舰队，在浴缸中徒劳地挤撞争夺”（R215）。威尔的征服占有和安娜的反征服占有揭开了他们之间长期搏斗的帷幕。安娜首先一点一点地粉碎威尔对基督教的盲目崇拜，和他心灵深处的感情作战，每一次都让他“感到被毁灭了，灵魂在滴血，尝到了死亡的滋味”（R213）。作者细腻的描写让读者实实在在地看见人物的内心世界，无论那里是细流涓涓还是洪流奔涌，是微妙感受还是强烈冲动。在《大教堂》一章中，安娜从信仰方面彻底打垮了威尔：

他嘴里味如死灰，灵魂狂乱不安，恨她又毁灭了自己一个重要的幻觉。他很快就会一无所有，空空如也，既没有立足之地，也没有能从中获得安宁的信仰。（R247）

基督教在威尔的精神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他的力量和信心的源泉。现在，精神上垮掉了的威尔再也不可能趾高气扬地坚持一家之主的地位了。他逐渐萎缩自我，放弃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存在的独立和自由，不可救药地依赖安娜。

安娜曾经希望通过威尔逾越马什农庄的狭隘，到神秘的外部世界去冒险。但是她习惯于

农庄“宽松大方的气氛”，外部世界的“互相争吵抢夺”使她困惑不安。她曾在一定程度代表着自然、健康、有生命力的因素，象汤姆一样怀着对遥远、未知、神秘的向往。但是，她不晓得如何与威尔建立一种正常自然的关系，无法象父母那样和谐完美同时又不丧失各自的自我。在反抗威尔的占有控制的过程中，她也象“鹫”一样回击威尔，企图占有控制威尔。她一面摧毁威尔的精神支柱，一面以母亲身份给威尔的虚妄自负以沉重打击。作者在《胜利者安娜》一章中独具匠心，让怀着身孕的安娜在自己房间里赤身裸体，对镜起舞，生动地表现安娜的力量和信心的源泉。“她的战斗就是她自己的上帝的战斗，她的丈夫被解递到她手中”（R224）。她从人类最神秘最伟大的创造中吸取力量，实现自我，看到了彩虹。她藐视威尔的自我和存在，满不在乎他对自己的依赖，使他蒙受耻辱，感到绝望，充满狂怒。威尔在绝望和恼怒中又不得不依赖安娜，以为安娜“是方舟，而周围世界是一片汪洋”。他问自己：

他生活中除了她还有什么呢？一无所有。四周是一片汹涌翻滚的洪水。他想象没有她，生活就象黑夜里泛滥的大洪水一样恐怖。（R228）

至此，威尔完全丧失了自我，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存在，只能“可怜巴巴地死死抓住”安娜。“黑夜里泛滥的大洪水”象征着工业文明给现代人带来的灾难，在这里使读者联想起汤姆的结局。读者看到，汤姆在精神方面、心理方面比安娜健康、有力；汤姆尚不能逃避席卷工业化社会的灾难，安娜无力自顾，又如何能够拯救威尔呢？安娜虽然使自己从威尔虚妄自负的征服占有欲中获得了解放，暂时保持着自我，但是，她的解放以威尔丧失自我为代价，她不可能同时让威尔也保持自我，她的解放必然导致威尔的降服、屈从以及对她的依赖，从而最终导致她自己失去独立存在，丧失自我，走向堕落。

安娜虽然一度实现自我，看到了彩虹，但是，与前一代看到的彩虹比较，她的彩虹就显得十分苍白。安娜和威尔的婚姻中只有一方感到满足，另一方则垮掉了。他们不象汤姆和莉迪娅那样互为“入口”，各自为对方敞开大门。为对方展示新的前景。大门只是对安娜“半开着”，“她就是门和入口，她是自己的门和入口”，威尔被排斥在外，大门对他关闭（R238）。因而安娜面对曾经向往的彩虹却迟疑不决，不知所措，不愿继续追求。垮掉以后的威尔再也立不起来，他成为安娜的累赘，阻碍安娜去实现美好的理想，拖着她与自己一起堕落。安娜“现在心甘情愿推迟到神秘的现实中去冒险”（R249），萎缩自我以适威尔，认为“如果她不能用旧方式影响他，那她就要按新方式和他保持同一水平”（R277）。他们双双放弃了自我，把美好理想的追求、完美自我的实现以及热烈纯真的爱情统统置之不顾，疯狂地投入肉欲的漩涡。

就这样他们的情爱变成了一种剧烈的、狂热的淫荡，象死亡一样，既没有神志清醒的亲热，

亦无温存的爱抚，只有肉欲，只有对疯狂无度的感官刺激的沉溺，死一般的情欲。（R280）

作者以其特有的风格，反复使用“无节制的”、“邪恶淫荡的”、“不自然的”、“令人羞耻的”、“死一样的”等词语，痛斥、否定安娜和威尔不正常的两性关系，认为他们这样疯狂地纵欲，贪婪无度地寻求感官刺激，只能导致毁灭。事实很清楚，劳伦斯并不象某些批评家们所误解的那样，“津津乐道于生活中的性方面”<sup>④</sup>。他的目的是通过安娜和威尔的堕落，通过生与死、创造与毁灭，让读者看到，在征服、占有的欲望的驱使下，现代人的生命力、创造力如何被滥用、被糟蹋，以此揭露征服占有欲在两性关系中、在人的自我实现中的

致命性破坏作用。作者的描述虽然完全集中于安娜和威尔的婚姻生活，却与整个工业化社会有密切联系。他向读者揭示，到安娜这一代，随着工业化完成、工业文明确立，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占有欲渗入、影响到婚姻纽带、两性关系，人的自然本性受到日益严重的挤压、腐蚀、曲扭，现代人愈加难以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和追求。

### 三

劳伦斯认为，不健全的人格是由不健全的社会造成的，因而要保证人的自然本性不受到摧残，人的生命力创造力得到自由发挥，就必须寻找一个新世界。小说《虹》以三代布兰温人的经历揭示了社会每况愈下的总趋势，然而，《虹》的整个基调却是乐观向上、充满希望的。三代人面对社会沉沦、个人颓废的严峻现实而孜孜追求，就是对异化成“非人”的命运的反抗。更使读者感到乐观的是厄秀拉，一个象作者本人一样的自由翱翔的灵魂。厄秀拉百折不挠、知难而进，与工业文明带来的压抑抗衡，与任何占有、支配她的企图抗衡，始终不渝地探索、寻找一个新世界，以求人的本性的自然发展，以求完美的自我实现。她对旧世界的第一次挑战是揭露基督教的欺骗性。经过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她确信自己是“反基督教的，然而纯洁的”（R350）。她毫不顾忌地在被认为神圣的教堂里与情人幽会亲热，以此“坚持她不可屈服的光辉灿烂的女性自我”（R349）。使自己从宗教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是厄秀拉寻求新世界的起点，从此，劳伦斯塑造的“英国小说中的第一个‘自由的灵魂’”<sup>①</sup>就活跃在读者眼前。

厄秀拉的追求使她置身于陌生、神秘的市镇乃至都市社会。她不象叔叔小汤姆那样玩世不恭，也不象父亲威尔那样遵从世俗，她选择的道路布满荆棘、崎岖不平。她曾被引入同性恋的歧途，幸而追求完美自我的强烈潜意识使她很快摆脱了这种病态关系。作者为厄秀拉安排这样曲折的经历，说明她生活在其中的工业化社会如何险恶，如何腐蚀人的灵魂、曲扭人的自然本性。小说中，正如马什农庄象征着与工业文明对峙的力量一样，威格斯顿矿区象征着整个工业化社会的丑恶。厄秀拉在这里发现，

整个地方给人一种荒凉、毁灭的奇异感觉。煤矿工人……根本不象活人，倒象幽灵。……无不透出死亡的气息，让人感觉不到生的希望。

整个地区给人一种虚幻、不真实的感觉。……某种丑恶、死寂、杂乱的状态成了现实。（R393）这个“现实”就是工业文明，它迫使现代人丧失自我，丧失自然本性。对物质财富的贪婪无度的追求使财富的价值超过了人的自身价值，人就被挤压、曲扭成自己的反面，变形为物，成为“非人”。厄秀拉目睹大工业占有了所有男人，他们被卖给了自己的工作，结果，对于旁人、对于他们的妻子、甚至对于他们自己，他们都不再是活生生的个体，失去了人的自然本性，而只代表自己的工作。温尼弗雷得玩世不恭地对厄秀拉说，这种状况“到处都一样”：工业文明“占有了男人，女人得到的仅是”工业文明“消化不了的东西”。

他在家算什么呢？算男人吗？他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肉团，一台能站立的机器，一台停止工作的机器。（R396）

作者把同性恋的病态与工业化社会的病态安排在《耻辱》一章中，是要告诉读者，同性恋是厄秀拉个人经历中的耻辱，而工业文明使人的自然本性曲扭则是现代人共同的耻辱。曾经引诱

厄秀拉陷入同性恋的温妮弗雷得也是工业文明的受害者，她的“真正的情人是机器”，“她在奇形怪状的机器中、在为机器服务中实现自己的完美”（R398）。威格斯顿矿区之行使厄秀拉有机会从外部观察工业化社会的残酷现实，而在伊克斯顿学校做教师的经历则使她从内部直接体验到这个堕落丑恶的社会的残酷性。她曾想摆脱父辈的价值观念的束缚，实现自我，结果发现自己不过是工业化社会大机器的一名操作人员。一群群天真烂漫的孩子被这大机器挤压成为机械呆板、唯命是从的单一群体，没有个性，没有自我。教师也必须放弃自我，只允许有一种思想，那就是服从学校当局的意志。厄秀拉不但不能实现自我，而且“必须没有自我”（R442），必须“放弃自我，变成一种器具，一种抽象物”（R433）。在学校里，她不再是厄秀拉·布兰温，而只是一个年级教师，象矿工一样只代表自己的工作。厄秀拉的大学经历使她进一步认识到，工业化社会“物质追求占有的唯一目的”（R485）统治着旧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统治着大学的神圣的讲台。一切都失去了原有的价值，人的价值也沦为物的价值。劳伦斯本人的经历与厄秀拉的这段经历很相似。他通过厄秀拉表达了自己对英国社会的绝望。她渴望“离开英国，这里的一切都是如此庸俗、乏味，充满了市侩气”（R512）。她渴望一个新世界，过上一种新的生活，在那里，“世界的锁链已被砸碎。英格兰这个世界也荡然无存”（R524）。

同前两代布兰温人一样，厄秀拉的恋爱中也充满了感情冲突。但是，由于这一代布兰温人的生活圈子已经前所未有地扩大，作者除了着重表现情感、心灵方面的冲突，还通过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不同看法，表现出双方的根本对立。厄秀拉的恋爱经历了两个阶段。她对基督教幻灭以后感到痛苦烦躁，在安东身上感到神秘的外部世界的吸引，误认为安东为她呈现了通向新世界的可能性，开始第一段恋爱。她逐渐发现，安东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丧失了自我，变得僵死、丑陋、畸形，已经物化，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作者刻画了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的船工，来反衬安东的机械僵死，让厄秀拉对安东有更深入的认识。不过，这一阶段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战争、民主、国家、殖民地等问题的不同看法，他们逐渐认识到“他们处于两个敌对的世界”（R377），矛盾不可调和，只好分手。厄秀拉对工业化的英国绝望以后，安东又出现在她身边，厄秀拉指望靠他逃离英国。不可调和的矛盾依然存在，但是这一段恋爱的冲突集中表现在精神、心理方面。安东只在肉体上需要厄秀拉，这对他是一种本能，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他在休假中，不再受到信仰、职责、意识的束缚，暂时地从物化状态恢复为有生气的个体（R500）。厄秀拉爱着“无意识”的安东，恨为了信仰、职责、意识而丧失自我的安东。“她从一开始就模糊地感到，他俩是在停火中走到一块儿的敌人”（R493），安东最终还是要坚持他的信仰、职责，让意识束缚自己。作者采用象征的手法来描写他们精神、心理方面的冲突。月亮洁净自由，象征着完美自我和美好追求，这一形象在他们的浪漫史中非常突出。在马什农庄的婚礼上、在林肯郡海滩上，皎洁的月亮腾空升起，厄秀拉欣喜地奔向月光，而安东则企图把她拖入黑暗的阴影，控制她，占有她。在农庄，厄秀拉与月光融合，安东无法控制占有她。在海滩，厄秀拉舒展着身子沐浴在月光下，静静地等待安东和她重新结合。安东本来可以迎上去，与她永久地结合，可是他让信仰、职责、意识占了上风，不肯向月光中的厄秀拉靠拢，最终退缩到沉沉的黑暗中。另一形象骏马在这里象征着无意识的生命力量，在厄秀拉准备放弃自我、向安东妥协的时候，群马切断了她的退路，不让她退回“男人的秩序井然的世界”（R540—41）。这次惊心动魄的遭遇对厄秀拉是个很大的

刺激，唤起了她潜在的力量，生命的本能力量。她坚定起来，认定自己“不会投奔〔安东〕，因为他属于过去”（R546），而她决心与旧世界彻底决裂。她坚持美好的追求，坚持完美的自我，看到自己就象二月里的橡子脱颖而出，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她就是那赤裸洁净的果仁，吐出光洁有力的嫩芽，而这个世界则象已经逝去的冬天，无人理会。……果仁获得了自由，正使劲地长出新根，……这果仁是唯一的现实。（R545）

这“果仁”象征着厄秀拉不向旧世界妥协的光辉灿烂的自我。她在美好的追求中遭受了许多挫折，经受了痛苦的磨难，这反倒成就了她的坚韧的自我。曲折的经历使她获得了别人所不具有的洞察力，当她身边的人满足于“虚伪的光明世界”（R502），自鸣得意，以为“在我们的光明和规律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时候（R488），厄秀拉对已经成为现实的“丑恶、死寂、杂乱状态”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R487），义无反顾地到黑茫茫的未知中去追求她的理想。于是，她看见一道彩虹横卧长空。她在彩虹中看到了希望，看到“陈旧污浊、不堪一击”的旧世界“将荡涤而尽”。她非常乐观，“用真理那活生生的结构建造的”新世界必将耸立在旧世界的废墟上（R548）。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作者，要他告诉我们新世界是何样、在何处。他只知道新世界象彩虹一样美好，同时又觉得新世界象彩虹一样遥远、未知、神秘。正因为如此，尤显出厄秀拉面临邪恶的势力、残酷的现实，自强不息、孜孜追求、百折不挠的大无畏气概和乐观精神。

劳伦斯以异常的深度和力度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描绘他们的心灵冲突，表现出他对现代人的命运的关注和思考。《虹》的主题具有揭露社会的真实性和深刻性，所以不为资产阶级社会道德所容，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另一方面，作品蕴含丰厚，风格奇特，体现了作者强烈的，有时甚至是超前的现代意识，至今尚未被世人彻底理解。劳伦斯在1916年答友人信中说：“你问我《虹》的寓意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一点：旧世界已经不行了，它正在土崩瓦解，倒塌在我们身上。男人指望通过女人得到拯救是徒劳的，女人通过感官满足使自己完美也是徒劳的。必须有一个新世界”<sup>①</sup>。劳伦斯让读者看到，工业文明如何占有、腐蚀着现代人，曲扭着他们的自然本性。马什的“小共和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柯斯瑟的教训使人记忆犹新。面对工业文明的严峻现实，只有象厄秀拉这样锲而不舍地追求美好的未来，寻求全新的世界，才能实现完美的自我。这就是小说《虹》给人们的启示。

#### 说明：

R: *The Rainbow*, (1981, Penguin Books Ltd, England) 阿拉伯数字表示页数。

#### 注释：

①Harry T, Moore, *The Priest of Love*, (1980, Penguin Books Ltd, Great Britain) PP217—18.

②James T, Boulton & George J, Zytaruk, (eds),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Letters of D.H. Lawrence*, (1981, Cambridge Univ Press, London), P164.

③Moore, *The Priest of Love*, P272.

④R.P. Draper, (ed), *D.H. Lawrence: The Critical Heritage*, (1979,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London), P108.

⑤Keith Sagar, *The Art of D.H. Lawrence*, (1966, Cambridge Univ Press, London), P57.

⑥Harry T. Moore (ed),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D.H. Lawrence*, (1962, W. Heinemann Ltd, London), P422.

### 其它参考书目:

George J. Becker, *D.H. Lawrence*, 1980, U.S.A.

David Cavitch, *D.H. Lawrence and the New World*, 1969, New York.

Frank Kermode, *Lawrence*, 1973, Great Britain.

F. R. Leavis, *D.H. Lawrence: Novelist*, 1955, Chicago.

A. Niven, *D.H. Lawrence: the Novels*, 1979, Cambridge.

John Worthen, *D.H. Lawrence and the Idea of the Novel*, 1979, London.

F. B. Pinion, *A D.H. Lawrence Companion*, 1978, Great Britain.

---

(上接第29页)

苦、力耕作，故凡居处服食，非其所自为不敢享”（袁桷《野目观论》）。道徒必“耕田凿井，从身以自养，推有余以及之人”（元好问《紫微观记》），皆保持古代道教之宗风。同时，如刘德仁之“真大道教”，也提倡“勤力耕种，自给衣食”（吴澄《天宝宫碑》及虞集《岳德文碑》、宋濂《书刘真人事》等皆记之），未有食于人而求长生者。此剧之女冠纺绩，及下折任屠之灌畦种菜，皆关系教旨，故非泛语虚设。

元刊本首折曲词最末尚有《醉中天》一支，以赞任屠改行从道，脉望馆繁本亦无，知所据古本与元刊本异。词云：“似恁的呵都受了清静无为愿，觅不得温暖养家钱。百姓都将画挣（幘）悬，但乞酒先浇奠。有这的呵不动刀砧半年，更撩丁不敬甚娘利市神仙。”又，“但提起身轻体健”句，元刊本作“提着过性命身轻体健”。《酌江集》作“提过性命，我身轻体健。”脉望馆本作“但提起这泼性命，我可早身轻体健”。原本皆有“性命”二字，而《元曲选》删之，“提起”之义遂不甚明，似指扑牛杀马之事，非本意也。

以上略举数事，以见此剧与当时全真之关系，余不尽录。